



◆百味生活

儿子开微博

□ 祁小刚

小儿轩轩，年方八岁，虽年幼，却紧跟潮流，近来喜欢上了微博。我和妻商量，决定“投其所好”，帮他注册了一个微博，连账号名称都是他最喜爱的“喜洋洋”。

微博开通后，儿子欢呼雀跃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。可是当他真正坐到电脑旁，却又抓耳挠腮，不知道该怎么往电脑里输入什么内容了。

一条条微博，在丰富儿子的业余生活的同时，也真实地记录下了他成长的脚印。渐渐地，“喜洋洋”有了许多“粉丝”；既有他的老师和小伙伴，也有一些陌生的朋友。

微博成为我们与轩轩沟通的一座桥梁，我们之间通过微博交流，经常能起到比当面沟通更好的效果。比如轩轩比较粗心，经常丢三落四，有一次在丢失红领巾后发布了一条微博，很快得到班主任贾老师的鼓励与安慰。

通过微博这个平台，轩轩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和自信，改正了以前的许多不良习惯，逐步培养起对写作、音乐、科学知识等方面的兴趣，学习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。

久未回乡，春节回老家，看哪儿都觉得亲切。初五，拉着表弟去老街上寻找儿时的记忆。

我和表弟出了门，一路上走走看看，街道由过去的石子路变成了水泥路。路面也变宽了，好多记忆中歪歪倒倒的旧房子已不见了踪影。

没办法，我只好一个人漫无目的地瞎转悠起来，不经意间到了菜市场，远远看见一辆白色的厢式大卡车和一辆中巴车停在菜市场口子上。

菜市场门口的水泥柱子上贴着“启事”，说明了每天开演的时间和曲目。我一看表，发现离开场已经没几分钟了。

茅屋为大雨所破

小街自五月份结束了干旱无雨的季节，逐渐进入雨季，有时是连绵细雨，有时是连天大雨，冲洗得小街的山更青，水更绿。

但是，庐席棚不堪冲洗，一天夜里，终于漏雨了。起初是一处，继而二处、三处……屋里能够接水的家什没有了，半夜三更的，什么办法都不可能实施。

我抱着儿子坐在蚊帐的角落里，儿子一个月大，床上不漏雨的地方只剩下这么一点点，爱人坐在地上的小板凳上，我们就这样坐着，实在太困了就打个盹。

当年学这首诗的时候，就像看到了一位年迈体衰的老人，孤独地守在江边上，眼睁睁看着对岸一群顽童抱着茅草跑远了，是那么可怜而无助。

说起来自己都觉得有点奇怪，平日里常常悲天悯人，替古人担忧，甚至杞人忧天，而一旦身历其境，没想到竟也能泰然处之。

◆往事如歌

回忆在五号桥的日子

□ 谢莹

人性本恶？

自由自在的日子维持了一年多，被全国范围内的“清理阶级队伍”的红色风暴结束了。

那时，走资派已经斗完了，成了“死老虎”，接下来最高指示：“必须继续在工厂、人民公社、机关、学校、一切企事业单位、街道等各个方面，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。”

我休假过后回到工地，其时“清理阶级队伍”的运动已经进行尾声。被运动死了的，尸骨未寒，全处死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有十多个人。

从止庵的阅读史，大致能看出几个特点：“诗书传家”。止庵的父亲有闲经常谈读书之事，止庵的大哥在北大荒，爱读书，写过几篇东西。

◆桥址风物志

桥头一寺一古道

□ 陈金

我澜沧江大桥项目都设在大理州永平县一岸，桥要连接的两岸是保山市的龙阳区。

从项目部到工地，出门不远就要垂直跨过一条古老的石板路。

这条石板路已断断续续、不成整体。它从江边坡上来，蜿蜒走向远处的山谷。

路上的石板因为年长的人马踩踏，已变得光滑无棱、光可照人。

据说这里就是《徐霞客游记》里记载的普济庵。这堵残墙当是当年寺庙的山门。此处地势较高，地形险要，有如咽喉。

在我们经过的“博南古道”处，有一堵残墙，墙有门，门有拱，拱上有字，正反各一条，但均缺一字。

据说这里就是《徐霞客游记》里记载的普济庵。这堵残墙当是当年寺庙的山门。此处地势较高，地形险要，有如咽喉。

在这堵残墙边，有一座新修的寺庙，叫江顶寺。我一直觉得这个寺名怪怪的。江何以有顶？如江有顶，顶上当是桥。

从澜沧江桥工地回来，从江顶寺门口过，听到里面传来喃喃的诵经声，我们寻声往寺内走。

他说，此地的寺庙建于公元前5年，历经78代方丈，鼎盛时有和尚100多人。

他说，历经78代方丈，鼎盛时有和尚100多人。据说抗战时还在这里举行过一声势浩大的“抗援法会”。

说是一座寺，其实整座寺里就他一个人。他成天的生活就是念经、礼佛，再就是种菜。

◆品书斋

读书即是生活

——读止庵的《插花地册子》

□ 郑义华

《插花地册子》是止庵的文学自传，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出版，包括随笔八章、长诗四首。

止庵本名王进文，1959年出生在北京一个诗人家庭，做过口腔科医生、报纸编辑、外企白领。写书评传记、随笔，探究版本，有《榭下随笔》等二十几部专著。

1966年止庵本该进小学，“文革”骤起，耽误一年。这个期间，红卫兵来抄家，他父亲沙鸿雁的藏书被抄走，仅留下《鲁迅全集》及几本苏联小说。

十三岁时，止庵去江南旅游，沙鸿雁奉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。每天一块钱零用，在无锡，省下中饭，



为了拍照。从江南回来，动手写游记，这是写作的起点，父亲逐一修改并订成册子。后来学写诗，父亲都给改过。

进大学前，止庵写了两部长篇小说，《阳光》、《枫叶胡同》，描写平反生活。《枫叶胡同》未写完，高考恢复，他参加复学考试。

这本书记下了几个爱书人，老诗人廖若影说，一首诗的名句只有一句两句，不会每首都名。还有一个老诗人沙晋，说将喜欢的作品读十遍二十遍，能得“真传”。

过年看戏

□ 吴广定

三三两两地坐在摩托车上。我留心观察了一下，前排就坐的基本上都是老婆婆和四五岁的小孩子。

突然，一阵熟悉的二胡、唢呐、锣、钹、笛子等乐声响起后，演员们陆续登台了。台下的老婆婆们赶快拉扯和提醒身边打闹的孩子们，让他们安静下来。

台下的观众，看戏的看戏，聊天的聊天，嗑瓜子的嗑瓜子，没有掌声，也没有喝彩。台上的演员们也自顾自的，唱完下台，轮到自己上台。

听了戏，有些厌了。便凑到舞台侧去看有什么新鲜玩意儿。我惊奇地发现“后台”比台上更有趣。有的演员从台上下来后直接搬了把椅子晒太阳打盹儿。

小时候，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看到戏，每个村子都会轮着请戏班。每年的初五开始请戏，一唱十来天。那时从市里请来几个角儿，三村五里地寻来几个跑龙套的和吹拉弹奏的。

前去预约板凳，因为去晚了桌椅板凳就被人全借光了。那时候看戏人山人海，台下坐着的，站着的，树上挂着的，柴垛上蹲着的，大人头上顶着的，满眼都是人。

如今看戏，不用搭台子，不用现场化妆，不用到处找人吹拉弹奏，也不用排练，只有肯出钱，市里专业的戏班子，中午吃了饭，化好妆，坐着班车来唱戏。



乡村舞台 马永红摄